



南華經蒼解卷之八

明甫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駢拇第八

○褚伯秀總論略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象所刪脩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存焉蓋內篇既詳述性命道德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本意原於道德經而演其說若此夫人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水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求善於物而巳之真淳喪矣故卽會史離曠楊墨築之得性之偏沿習之僻而為多駢旁枝之道天下不悟而奔慕焉者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故亂也唯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脛無

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近道矣然天下皆惑  
吾將奈何遂設減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  
殉為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  
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  
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  
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矣

○陸西星總論曰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  
為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  
句叫出予愧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  
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虛靜恬淡寂  
寞無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是乎得之矣

駢枝非自然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

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  
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拇足大指指手指駢連合也枝旁生也與生俱生  
曰性人所同得曰德莊子所云德性字義與聖賢  
不同駢拇枝指皆病也雖出於生而有之然比人  
所同得者則為侈矣故曰出乎性而侈於德侈剩  
也贅餘肉疣癭瘻皆病也駢枝則生而有贅疣生  
於有形之後然非與生俱生亦是剩物故曰出於  
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  
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  
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  
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

見其多事耳

郭子玄曰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云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

陸西星曰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蓋身體之有異病者生於有形之後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於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

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興亡羊始多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駢枝與正正者異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會  
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  
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  
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跬。長者不為  
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  
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  
憂也。

跛音

斷音

此下又歷引古人以明駢枝仁義之非五色文章  
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於  
明卽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  
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故曰非乎而離  
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為外物也擢抽  
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德  
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  
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  
以言語簧惑鼓動之也以瓦而纍以繩而結事之  
無益者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纍疊無窮而無意  
味故以纍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脩改也脩改其  
言句以為辯故曰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敝  
勞也蹠跂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  
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為非乎而楊墨之  
徒則以為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之道  
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

之理也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正正者猶言自然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歧雖長而不為有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數句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歧起也有所歧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

郭子玄曰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盜跖也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櫛杙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

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歧以短正長及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吉甫曰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已不為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惟其為之大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蔽行歧立以喻無用

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楊墨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為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  
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  
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  
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置置也且夫  
待鉤繩規矩而止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

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  
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  
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  
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  
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  
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  
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

吁 陶音

離音 鹿

招音 喬

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意往說與噫同絕句嘆聲也愚謂只如字作意者訓方與下照猶云意者仁義其非人情乎何為仁義者多憂勞也非人情即非自然也多憂多以外物自憂勞也此下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手足之駢枝雖皆為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為憂苦矣枝多生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故曰不足於數蒿日者半閉其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饕貴富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彘言之若以意字為嘆聲則此意字上加一故字不順矣囂囂嘈雜也待鉤繩規矩以下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不容以仁義繩束之常然者即下誘焉俱生不知所以生同焉俱得不知所以得是即性也德也性天之命德自得於天皆非人力所為

若必待脩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繩約膠漆皆脩為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响俞其言以為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响俞猶嫗撫也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亘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纏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所言仁義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識者自別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迷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



下句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呂吉甫曰夫仁義列于五藏奚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為之大過者也夫駢枝之于手足或有餘于數或不足于數至于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于數之類決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于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齧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遊于其間而使天下惑邪易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君子小  
人皆殉  
外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

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又以二牟設譬。男而壻。婢曰臧。女而歸。奴曰穀。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二牟則均挾筴。卽執卷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檮。

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言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也。陸西星曰。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而二牟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則一。論至於此。雖若駭觀。然却有至理。蓋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於性分上添了个為善念頭。是以遜國而逃。諫伐而餓。殘生傷性與死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佛書所謂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異砂土。意蓋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極處。殘生損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辯。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真也。

道貴內  
不貴外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

屬音  
燭

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

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此段明白指出已意。屬性猶言屬意也。曾曾參史子魚此又借俞兒師曠離朱以例曾史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自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則皆為淫僻矣。

郭子玄曰。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雖通之於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

謂仁義為善則殞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舍已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忘矣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炊累遺我忘彼其斯而已矣

南華經會解卷之八終

南華經會解卷之九

明甫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馬蹄第九

○諸伯秀總論曰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哀曲盡其態次借陶埴立論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櫻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步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效後世求治太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伯樂陶匠矣物性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艸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節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植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此段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跋起者也。義臺路寢。王者宮室名。燒爍其蹄。剔剪其毛。刻削其甲。維籠絡也。羈絡其頭。馬絆其足。今所謂前鞞後鞞也。編列也。阜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楸銜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有楸節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多死。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維馳驟整齊也。豈土木本然之性。有此方圓曲直哉。以此而猶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也。泰氏而下之治天下。亦善乎。

陸西星曰。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閑放於義臺路寢也。齧艸飲水。翹足而



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  
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  
也。

善治天下者。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吾意即與上  
意仁義非人情意字同。常性者。織焉而衣。耕焉而  
食。人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黨。然大道  
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命曰天放。天放者。曠  
蕩於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其行填  
填。質而重也。其視顛顛。莊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樸  
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  
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戕賊。故禽獸可  
羈。而遊鳥巢可攀。而瞰群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

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又鳥知其有  
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意見起  
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漓也。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太樸之所以日散也。故  
無知無欲。而民之常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此言  
至德之世。以下言聖人治天下之過。整蹙踈跂字  
皆足益勉強不安之意。澶漫即汗漫也。摘僻屈折  
手足之意。言聖人以仁義強天下。而天下之心始  
疑。以禮樂亂天下。而天下之心始分。疑與分。而太  
樸散矣。樸散則為器。故純樸不殘之先。孰為犧樽  
乎。犧樽成而純樸殘矣。白玉不毀之先。孰為珪璋  
乎。珪璋就而白玉毀矣。以况道德之自然者。不廢  
安取仁義。以生疑乎。性情之固有者。不離安用禮  
樂以強世乎。以至文章烜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  
聲混。人力最勝。自然愈蕩。道之所由裂也。亂之所  
由階也。作者之聖。備之矣。故曰。殘樸為器。工匠之

罪也毀道德為仁  
義聖人之過也

再為  
喻治

夫馬陸居則食艸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踴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  
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  
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  
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鼓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迺始踴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

介音  
戛音  
倪音  
誥音  
闔音  
因音  
驚音  
至音

也。

此以馬喻又進一步夫馬食艸飲水饑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踴喜怒哀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自伯樂治馬而後馬始生詭竊之心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闔扼曲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也驚悍驚也曼奔突也詭銜者詐受其銜竊轡者偷嚙其轡與人抗敵曰盜言馬之知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以况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容體縣鼓仁義以治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踴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或行或止付之無心飽食嬉遊忘帝之力民之能止此而已何知仁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辯其制度審其音聲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始爭趨於利故



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下無知無利之為得哉

呂吉甫曰馬之食艸飲水相靡相暎知止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縣鼓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銜竊轡而至盜者猶民暎鼓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介間端倪闔曲控扼驚則馬之狼曼則馬之謾知夫衡扼銜轡介倪闔扼之所在而施其驚曼以詭銜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

南華經會解卷之九終

南華經會解卷之十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胠篋第十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以胠篋命題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培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不興淳風不復哉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

論聖知不足恃

為去聲 胠音祛 探平聲

肩鏞。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鏞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排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法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緘滕繩結也。攝纏繞也。肩管鑰也。鏞鎖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然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問。十二世有齊國者。非以滕鏞之固乎。則聖知之法。適為大盜守耳。

申言聖  
知之重  
為盜利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治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者龍逢斬。比干剖。長弘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  
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  
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  
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  
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

馳音  
耻音  
靡音  
靡音

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  
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倍擊  
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  
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  
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  
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  
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弁與仁義而

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斧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胞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

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上論大盜。以田恒證此論大盜。又以跖證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恠。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是善人準其道。以立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是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蓋聖道非爲害。而盜跖用之。適以爲害耳。四賢之見殺。亦受道害者。承上文言聖人於大盜。雖不相爲謀。而實相因而起。故又爲唇齒。魯趙之喻。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死而大盜不起。摠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釁端也。若使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

嚴盜之愈甚是重生聖人重利盜跖也蓋極憤世之辭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皆聖人立之以防天下之偽而皆為所竊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蓋竊之小者易覺故有司得按法而行誅竊之大者陰施陽受鬼隱龍匿人不得而覺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侯之門仁義存則固假其名以濟其私者五伯假之是也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矣非大盜而何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重利盜跖而不能禁止聖人之過也蓋至是則聖人賞罰天下之權亦幾乎廢矣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離于水則人得跡而捕之矣聖人之

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人皆知則人得竊而用之矣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天下者天下皆知之也

郭子玄曰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撻擊聖人而我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滌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也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為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

絕聖棄  
知迺治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  
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擣工倕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

擣音  
厲

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  
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未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燭音  
藥

擿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  
聖棄知之意。殫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  
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即老子  
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意。擢亂。段承上文。殫  
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者。抽擢而紊亂也。六  
律。有長短之叙。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  
棄之也。有瞽曠之耳。而後能為律樂之事。塞其耳。  
則人之聰。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  
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語。以証之。曾  
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擯之。

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  
玄妙矣不鏢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  
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師曠工倕離朱以例楊  
墨曾史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燭亂者  
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  
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

言古至  
德之世  
以慨今  
好知之  
亂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  
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  
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

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  
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  
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  
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鈞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  
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  
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  
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

羸音

罟音

筍音

削音

置音

蹇音

罟音

漸音

頡音

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知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與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墮音 隆音 軟 與音

啍音 諄

言古以見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往來。語出老子。卽是上山無蹊。隧等語。意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遊之風。而歸咎於上之好知。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天下日益多事。而大亂下。備言其好知

生亂之道。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削格猶漢書曰儲胥也。卽今之木柵捕兔鹿者用之。置罟亦網也。知詐以智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毒亂也。頡頏。頡頏也。滑汨亂也。李云滑稽也。解垢隔角也。或云詭曲之辭。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魯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知之罪也。何謂好知。好知者求以立異。而不知本體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已之非。是皆大亂之道也。不知務外求異也。已知曉然易見。人人所同。然也不善。不是之在人。也已善。已之自以爲是也。此卽頡頏滑堅白解垢同異之徒。是也。下乃極言其好知之流禍。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惴與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句而結之也。惴與微息



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蟻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種種慈實之貌後後務外作為之貌啍啍囁囁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啍啍後後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啍啍字結便與前篇素樸而民性得矣處同

羅勉道曰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當為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為白同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相競為高也滑猶走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為白而辨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辯

陸西星曰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辭然奔育於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於是有所妄妄言句且眾之事遂使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蠕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綏頰之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矧弋其禍尤慘天下之亂職是之由其罪皆坐於好知故曰好知而無道則天下亂

南華經會解卷之十終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一

明甫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在宥第十一

○總論曰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君子不得已  
臨蒞天下其道在之宥之使其相安於性不滯而  
德不遷無患於樂不恬而苦不愉總歸之無爲自  
治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以下之賞罰皆  
足以櫻人心而種種儒墨曾史之是非析楊桎梏  
之拘制皆從此起爲治不勝勞而天下馴至於大  
亂世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得天下之情奪之惜  
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絕  
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  
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僨囊人心不至蠹壞從

容無為又何暇治天下乎次設崔瞿之間以發老  
聃之旨明乎為治者罪在櫻人心此析楊桎梏所  
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為利者也故廣成子告黃帝  
以取天地官陰陽而要歸於慎內而閉外鴻蒙告  
雲將以合六氣育群生而不外於墮體而吐聰此  
真治身治國之要樞而在宥天下之至道也篇末  
歷叙君臣禮法始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  
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  
一也大抵此章自無為中翻出箇不可不為又自  
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而結以天人君臣之  
別噫盡  
之矣

天下不  
可以治  
治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  
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  
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  
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

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做一總冒，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宥者寬容自得之意。言寬宥之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故君天下者，誠在之使皆不滯，其本然之性，宥之使皆不遷，其自然之德，則天下已治矣。無所庸吾治矣。滯亂也，遷為外物所遷移也。郭謂無治乃不遷，滯是也。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亦曾史盜跖之類也。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

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為妄動也。憧憧往來，明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不成章失條理也。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鷙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舉天下不足以賞罰等語，其意皆是譏賢者與惡對說，所以重抑賢也。

陸西星曰：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滯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滯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

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雖不可以對論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猶之藏穀亡羊無論讀博也卽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奔於陽大怒則氣奔於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奔毗而偏陰偏陽之疾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失其常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鷲盜跖曾史之行接迹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過於亢鷲者鉅擊而過於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民君人者分為善惡定為賞罰舉天下以賞之然能賞於賞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不及故曰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能罰於罰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不及故曰其惡者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足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桀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凶凶焉日以賞罰為事乎彼方趨之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聖知不若無為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說意

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齋

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

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

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

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

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權其聰

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

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炊上聲

為明而好五色為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  
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為之故以為亂  
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為外物  
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  
業也疵病也業能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  
說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  
止是能字猶今言艸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  
室中之藏聖也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  
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曰存可也亡可  
也不安其自自然則八者能為害矣齋卷局束貌儻  
囊多事貌皆亂意天下不以為亂反尊之信之何  
迷惑之甚邪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  
隨卽休止齋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  
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儻之謂言之不足

齋音 卷上聲

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爲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此段直說無爲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尤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尤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卽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爲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炊累卽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卵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下

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

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陸西星曰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爲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爲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者性命之情恬澹朴素清靜之中不可着以一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達天德者以爲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卽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聽邪是淫於聲也何以故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聽明察則爲淫亂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爲仁義則爲悖爲亂此皆甚言之辭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邪是相於技也相之爲言助也技謂伎倆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淫謂滋荒長亂悅聖邪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爲聖者悅知邪是相

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漸毒，則疵癘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而後有此若人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存可也。下亦可也。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齋卷，儉囊而亂天下。齋卷者，屈曲不舒之義。儉囊猶言槍擦亂之意也。然而齋卷，儉囊，天下不以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弟子，以是而受於師。臣子以是而獻於君，父朋友以是而交相勸勉，至於咏之，嘆之，鼓之，舞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夫若是矣，吾亦如之何哉。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到此分明說出無為兩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以身於為天下者，以已之身為天下之身，而不以已私與之也。不以已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後可以託寄。

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權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意。五藏五性也。權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之治。戶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從容無為，而萬物吹累累者，微塵聚也。吹者薰而上，蒸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逍遙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

為治無  
擾人心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剷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

通  
淖約



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攫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

股音 拔

施音 異

鉞音 斤

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析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析楊接榘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枕音 去

聲音 去

檣音 去

雷音 反

噫音 意

榘音 去

習音 去

枘音 去

嚆音 去

無櫻人心段摹寫人心與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參看無櫻者無撓亂櫻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也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為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淖約儗美也剛強之人或為淖約所柔廉劇圭角也雕琢磨礱也少年得意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劇雕琢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凜凜時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燥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債與憤同債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卽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債驕不可係之意股無腋猶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勞其足也矜音勤與謹同矛柄也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內也

規為也言其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作堯自謂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是也施延也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為為知而以人為愚自以為為善而以人為否自以為為信而以人為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卽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漫言性命之理到此都狼藉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斲錐繩墨椎鑿皆用刑之具繩束縛者也墨黥淄滴也脊脊猶籍籍相踐籍也頭足異處曰殊歿一說罪狀異科而同斷曰殊歿二說皆通罪在櫻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

自勞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也攘臂奮臂抗談足與手俱起也乃自許自高之貌意噫同歎也甚矣哉句言其所爲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耻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斡楊械也錮頸及脛者相推言行者相挨揆也接摺今枷中橫木亦楔也斡楊接摺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柙因仁義而有桀跖借會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爲害是會史爲盜跖之嚆矢也嚆矢今之響箭也

陸西星略曰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也今之云云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無體蓋因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浪者然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還見真心圓覺經疏云念無

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卽是眞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卽菩提宗旨同此是知眞妄不二觸境則殊排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言人心一或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悵然失志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望遠求益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憂愁苦惱日夜相煎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箇恬澹素朴之心化爲一段儼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己之人盡將平生廉隅方正之氣雕之琢之殆幾於盡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若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倏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則其靜如淵其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蓋信乎其不可櫻也已堯舜之勤勞湯武之征伐皆思以仁義櫻之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爲桀爲跖上焉者得行仁行

義之名而為會為史以至儒者墨者各各緣此以  
立教同於己者則喜之異於己者則怒之有見於  
此則以為為知無見於彼則以為為愚以在我為善而  
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  
于是乎殫盡思慮應接不暇所謂求竭也斲鋸繩  
墨椎鑿皆刑戮之具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  
必至者此皆大亂之道罪在以仁義櫻人心故其  
寃至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  
之徒猶欲抱其仁義聖知之談離跂攘臂於桎梏  
之間而救之孰知其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噫甚  
矣無愧而不知耻也接榘者斲楊之管柎圓鑿方  
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斲楊則必有接榘製柎梏則  
必用柎鑿其事相須以喻仁義之必招罪戾會史  
之必資桎跏也徐士彰云桎  
跏嚙矢如言異論赤幟也

黃帝問  
道廣成  
子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

問黃

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

蹙

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歿而

緡音

我獨存乎

廣成子或云卽老子空同當北斗下山也至道之精又進一步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爲之奈何卽其下手用功當在何處物之本然者曰質卽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爲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猶淺淺也捐天下感廣成子之言而置天下事于不理也築齋室以爲居葺白茅以爲席間居三月皆遊神於淡之意不日治天下而日治身故以爲善問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

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爲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脩煉之學本於此無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同禁止意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脩養家所謂嬰兒是也言要之蝕吾身之形神者皆耳目心知之爲累故必一切無之然後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形而形自長生矣慎女內不動其心也閉女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心也纔多知則爲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爲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爲汝者教汝也遂往也入窮也雖曰不識不知然而道之陰陽不可不知我教汝往於大明之上而至彼至陽之初又教汝窮於窈冥之門而至彼至陰之

初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林希逸言  
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  
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  
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一云陰主  
靜陽主動而吾身之天地各職其官陰中含陽陽  
中含陰而吾身之陰陽互藏其宅即此吾身之天  
地陰陽而慎守之物物皆自堅固物即吾儒皆備  
於我之物丹家藥物之物也此解尤妙所守者一  
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  
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  
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  
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  
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上可  
以爲皇下可以爲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制  
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爲者也王是  
有爲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

也下爲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矐然無知舉頭  
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一云上見光而生  
下入土而腐猶云醉生夢死也百昌百物也生於  
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  
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  
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爲長久故曰  
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  
我者背我而去也縉昏即窈冥昏默之意人人欲  
我真君歿滅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惟見  
人欲盡滅真君常存此非長生久視之道而何  
陸西星曰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文之歸  
宿原來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闕密  
藏也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  
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此  
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渾  
沌沌一而不分爲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得之

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群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也廣成子言自汝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撻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益荒而倭人之心翦翦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艸木著于人心有如此者實汝之治為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乎族聚也翦翦便捷之貌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着己之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天

地之精也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窈冥冥之語相為表裏此在老氏則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在吾儒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其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搖於目耳亂聽則精搖於耳心多知則精搖於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又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朝弄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隳括無遺慎汝



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爲  
敗泯絕其思慮也如斯而論可謂體道之至矣然  
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爲汝遂於大明之上  
矣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  
者發乎地吾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  
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故太  
極判而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有  
官矣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云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卽此互藏之陰陽永爲吾人  
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  
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卽丹家  
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使彼互藏  
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爲一而後聖脩之能事  
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希逸  
却漫爾說過今直爲人抉破何謂守一老子云得  
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卽所謂天

地之精互藏於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  
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  
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  
加謹密審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和卽丹家所謂火  
候也一卽丹家所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妙  
而道合真矣度千一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此段  
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云云物卽中庸所謂  
爲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樸不受變  
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達造化  
却謂此生有涯安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  
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上爲王者上德行無爲之道  
也下爲王者下德行有爲之事也爲皇爲王只在  
有爲無爲上照出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  
下則爲土見光猶生也爲土則化而腐矣今夫百  
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物人但見其

返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失道之倫任生任  
死者耳非所語於得道者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  
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  
常益天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  
不變故夫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  
有遠我而去者然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去者  
自去吾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緝乎遠我昏乎緝  
即昏意此正發揮所以長生久視之意諸解失之

雲將問  
治於鴻  
蒙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  
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  
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呼雲將曰天氣不和

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  
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軼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  
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  
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

放音  
傲

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灾及艸木。禍及昆  
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  
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  
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  
倫與物忘。大同乎溱溱。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拊髀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貌贅然屹立。貌叟指鴻蒙。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不輟而對曰。遊仰而視曰。吁。畫得自妙。育群生之問。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弗知。正是鴻蒙未開。弗知乃真知也。天忘朕邪。朕我也。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邪。浮遊。週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鞅掌。紛汨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効也。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逾。其自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群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群而去。則

三意字  
與隱通  
音醫

墮音  
隳音  
溱音  
溱音  
渾上  
聲  
溱徒  
本及

是有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艸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攫人心也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所謂苦哉若哉僊僊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爲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淖淖同沒也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淖淖大同矣淖淖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魄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當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

無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闡者見也無問無闡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卽無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物各遂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郭子玄曰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群而鳥夜鳴離其所以靜也艸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

之過深也。僂僂坐起之貌，媮不能隕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同乎溟溟與物無際也，莫然無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為真復。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闕，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陸西星曰：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個無知無為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鴻蒙氣也，雲將雲也，扶搖風也。或曰：東海水神然皆寓言，言不得指以為實。鴻蒙對雲將曰：遊視雲將曰：吁！皞皞自得之意，有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願介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卽前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之意。夫雲將之問，蓋正問也。何故鴻蒙以弗知答之，曰：弗知者，正所以為鴻蒙答弗知，正所以為正答也。不觀乎渾沌歟。

於窳鑿大樸，散於雕琢，知識之開，大道之隱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答之，故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言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汨汨，然其作止收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奮自能飛，魚自能躍，天真遊衍萬象，一如體認真切，直是不容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者。而朕又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猖狂之教，自以為猖狂矣。其如為民所隨，既為民隨，則我之一身民之放也。放謂是則是，效朕誠不得已於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蒙曰：天有常經，物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亂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義，成卽順成之成。解禽獸之群而鳥皆夜驚，則亂經拂情之徵也。有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罪在搜人之心，與此同旨。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則吾奈何？雲將屢問，鴻蒙不肯遽答者，以表矯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心

養謂涵育優游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言  
人心櫻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上者恬澹無為治  
以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意益如此  
又恐雲將疑所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一涉有  
心終非自然故下復申其義墮其形體者去其釐  
楚踈岐之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黜其  
頡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同言其  
一味平等不生分別與物相忘而大同乎溟溟漠  
溟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此个心神二字又當別看解去妄心則心養之心  
自正釋去識神則抱神以靜之神自寧解心釋神  
則莫然無魂矣莫即冲漠無朕之意魂即人之識  
神也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言萬物雖多莫不各  
有天然自有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人  
人自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自知故渾渾沌沌常

德不離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也知謂開其知識知  
識開則日鑿一竅而渾沌滅矣故物本無名我若  
不生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  
而無闕其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闕  
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  
何而不以有心毒天下哉

獨有之  
人無物  
累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  
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  
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  
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  
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

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

嚮音  
嚮音  
嚮音

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已而不欲其異已是以我皆出乎眾人之上也以已之所聞必欲眾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眾人雖欲出眾而何由出眾若謂之獨見則必眾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眾人之技多矣其心如此而欲為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為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為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也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

知物物之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大人至人卽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則盡懷在我而配乎人郭云使物之所懷各得則自盡問者爲主應者爲配則盡懷在我而配乎我二說皆通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迹也撓撓群動不已貌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旣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已矣旣已無已則何者爲有卽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爲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郭子玄曰心欲出群爲衆攜也衆皆以出衆爲心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因衆以寧所聞言所聞必衆人歸向而後安益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旣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



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群遊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爲主應故爲配無響寂以待物也無方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卽無爲之至也與化俱故無端玄同故無傍與日新俱故無始也形軀合大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難無者

已也已旣無矣則群有不足復有之觀有者能矣其名者耳觀無則任其獨生也

呂吉甫曰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王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于爲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

陸西星曰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絕俗之談人多以爲異已就此便說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所以喜者其心以爲已之聞見同出於衆人人不得而議我也旣同出於衆人矣則是已之聞見猶夫人也曷嘗超出於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蓋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見者必不隨俗以決從違卽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我必曰絕之棄之雖大駭

俗必欲因眾以寧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者也是其見猶夫眾焉已矣以眾見而治人之國幾何不僥倖而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知之則必不徇眾見以為是而已之獨見行矣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雖然特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綱維乎是物也夫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同日語哉又起一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物而賦形

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配對也如匹配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宜也盡其所懷即孔子無隱叩兩端而竭之意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攜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者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既無端焉有始既無始焉有終故曰與日無始悠久可知至是則形軀不足以礙之而合乎大同矣如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大同則求其為已了不可得焉得有有乎親有者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樂為治者皆是也親無者天地之友則非獨有之人不能與於此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聖人無為者為

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觀此一段非止談說虛無又有精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之為言用也以道為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之為言依也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

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為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為故曰積此皆相矯之辭至於德也道也天也指形而上者本不容於有為然而無為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不為也故德者人所同得然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為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此亦相矯之辭皆無為中之有為所謂睹無天地之友者睹此而已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為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為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

高也累積以為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為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為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辭退讓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所退讓故曰接於事而不辭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徇民物雖可因而不逐物以喪真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而有不可以不為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

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卽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然此道字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其周於物而不倚於物焉耳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道數語最親切於學問無爲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爲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王者天道是以道心爲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爲而賤有爲前兩轉旣說有爲者不可不爲又恐人把有爲無爲作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天

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云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看出儒釋骨髓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卑喚做粗中間又看箇不可不三字似此手脚更粗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

南華經解卷之十一終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二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天地第十二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汎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分明益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并稱焉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剗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竒應有不止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

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  
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  
仙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於野以見德衰  
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  
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  
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  
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耻用機械武王之  
帥帥極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  
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  
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為樽滑心傷性德不  
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因為得者若楊墨  
之苦蔽難為者也至此之鳩鴉虎豹則非惟薄之  
而惡之亦甚矣

道無為而治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

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  
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  
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  
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  
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  
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技其綺反

天地雖大然皆是元氣布濩故曰其化均萬物雖多主張之者一造化而已故曰其治一人民雖衆只有一君以統治之故曰其主君也猶言民無二王天之與我者為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為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為而順自然矣無為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邃古也呂吉甫褚伯秀俱謂故曰玄句更詳之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為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

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二為一之意義當作藝聲之訛耳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天下自然足我無為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此記語莊子舉以自證



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于德故物莫能離成于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為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為尚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况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烏得而不定哉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明則化齊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

王天下。為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歿生同狀。

王去聲

陳太初言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其師長桑公微言也焦云上引記曰老子也連上文當為引證語疑即老子也剗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天自然也為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已者不言而喻故曰無為言之之謂德無為言者謂無所容言也仁者以民胞物與為量故愛利之謂仁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德備完也豁藏也包括萬事而

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豁乎其心事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曰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藏富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為哀樂不以窮通為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其之不拘以為我之私分人亡吾人得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非堯心之意也胸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歿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

濇音

金道靜中生明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知古

淵乎其居靜也。居居石不動也。定也。濇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亦猶前所謂廣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為。無不能。而不以此為名。故曰耻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可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

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  
覩也。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  
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人皆以為無聲而我之所  
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之又玄，而  
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  
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  
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  
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大  
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即長  
也。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  
言脩遠近亦在其間矣。

道以無  
心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  
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還音 旋 知音 智 喫音 解反

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詬音 豆反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玄珠道也。  
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  
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得之。  
陶周望曰：北處陰而存，南處陽而遺，即此意。

許由論  
齧缺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  
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

齧音 敷音 被音 度

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絃公才反

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圾危也。殆亦危也。聰明睿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脩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

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為而不知無為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末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脞之意也。物絃為外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眾宜。為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為事物所變動也。恒常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个彼且七个方。且文之最奇處。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眾父者出於眾人。而可以為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眾父之父。則又高矣。眾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侶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

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為臣道以此為君道皆有患害故謂之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祀封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鵲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富壽多男入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讎說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分劑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鶉居無定所也鵲鳥初生者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求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着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

也脩德就間却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僊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身常無殃自樂也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日退已

子高避世而耕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

佶音邑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佶佶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也

至德同於泰初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器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

緝咸中反

順

泰初造化之始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个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然也。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濺動而生物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便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若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性脩反德者言脩此性

以復其自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與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字便奇。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自然者合矣。以此自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緝緝猶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自然之理也。

陶周望曰泰初有無併無有無之名無亦不可得也。一之起處併無一之形一亦不可得也。陸西星曰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返還歸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當虛心理會有箇有定



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無者以主張於溟濤之  
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  
對無之有已自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  
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  
無始之無無也此箇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  
之為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迨夫未形者  
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  
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  
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  
機故曰留動而生物物者動之機寓而成形質者  
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  
植者胎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  
要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  
謂之形有形者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神之謂也  
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如保合太  
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

之儀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  
之謂性故脩性者貴反於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  
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返  
於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  
脩性而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泰初無無有心  
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  
矣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此齧音也胡為而鳴胡  
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人所以不得如  
齧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  
合德緜緜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  
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則謂之  
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  
私與之也脩性  
反德其道如此

至念  
已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  
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  
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  
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  
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歿生也。其廢起也。此  
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  
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所治之道同條。其貫若相倣效。然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紛紛

多端而我離折堅白昭昭。揭以示人。若懸於天  
宇之間。夫子以爲惟聖人能之耳。胥易技係。皆庶人之  
在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拘肆計功。皆勞形怵  
心。以才藝自累者也。成思者。爲人所繫縛而成其  
愁思。自山林來者。自山林中爲人捕而來也。言又  
如執留之犬。便捷之猿。爲人所愛。則必繫之。杖之  
而有執繫就捕之患。二者安能適其自然之性哉。  
上曰執繫。此曰執留。繫字悞也。所不能聞。所不能  
言。卽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者。有頂  
有踵也。無心無耳者。無知無見也。語意卽張平子  
東京賦。苟有胸而無心。一例有形者。物形而下。無  
形無狀者。道形而上。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卽  
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大意言人之徒有頂  
踵而無知見。未聞道者。甚衆。若夫有形者與無形  
無狀者皆存。此其踐形之人。世全無也。故曰盡無  
此踐形之人。其動止同。其歿生同。其廢起同。廢起

即窮達然而非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者則與人異其所以異者因人事而治之而我無容心非惟忘物并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忘已則入於自然而與天為一矣

蔣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

勉音免

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

中音去聲

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

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

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

觀音去聲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眾蔣問勉覩覩然驚曰勉也汙

覩音去聲

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

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播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

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

由然若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欲同

乎德而心居矣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貌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蚽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个怒字其自為處者言其自為所處之地如此則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投迹而來者愈眾矣危高也

危其觀臺猶云峻其城府也蓋高自標榜以示人之意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眾則自累矣覩覩驚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汙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搖蕩轉移也賊心有為之心也獨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為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為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溟滓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信稗喻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

搯音反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

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槲為圃

洪音 槲音 鼻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

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

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茲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為何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

頊頊一作旭旭

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矜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畦間鑿隧爲水溝也。抽拔也。洪蕩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譬喻說也。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墜汝形體卽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卽無落也。卑陬慙慙貌。項項自失貌。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

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其所往。卽浮遊而不知所求。猖狂而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汙乎無形迹。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申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不以毀譽爲損益譽且不顧。而况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假大假脩大脩也。渾沌氏卽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爲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淳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

淳芒論  
聖治德

人神人

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死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為安，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言此等民橫出於目前也。橫目，即高目之義。滿目前，縱橫撩亂也。但橫指民而蒿指我耳。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其所可為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也。天下自然化之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

超 招音

民莫不應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矣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其給與人同樂之意悟乎悵然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所謂過於大明之上是也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也照曠者言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混冥即渾沌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蓋謂古帝王之上更有不可及者

至德之世無為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

離黃

瘍去全髮音剃



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諗。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也。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髮。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爲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爲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脩進也。羞之耻也。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上得其當也。端正以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爲賜者。不以爲恩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陸西星曰。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讓也。尙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鬼。滿稽一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惟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橫。惟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時之所值不同。不得尊此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庸於治。凡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所願。而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癰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髮。病篤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孰

若無庸於治之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而同脩乎渾沌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脩其慈父而其色焦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為愈哉。故聖人羞之。羞之者耻其心之將日勞而事之將日煩也。至德以下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

世人至愚大惑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

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已，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故如此發明，身合其譬者，比物醜類，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脩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

嗑音  
金鍾  
作垂  
鍾誤

者皆以為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為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憤悱之言也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祈嚮趨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向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楊皇琴里巷曲名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琴此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在鍾郭子玄改作垂踵林希逸主郭說言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適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羅勉道以在鍾當如字讀言此又以樂為喻在鍾在鍾也如秦王擊瓦鍾在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

以為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為其所惑古樂不能行矣况今天下皆惑予雖如有所趨向其可得邪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弱侯言箴皆主羅說以改在鍾為垂踵誤似得之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者言明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言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此段分明譏貶一時聚徒異學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輩務空譚而無實行者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夫性非自得

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  
 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  
 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  
 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  
 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  
 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  
 支盈以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  
 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  
 為得矣。

公房

櫛音 縲音 皖音 玩

其斷在溝中者。破為犧樽之餘也。同此一木。或為  
 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畢竟皆是枯木矣。此  
 與臧穀亡羊。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為  
 之。故以為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并言。所以抑之  
 也。困憊衝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汗  
 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  
 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  
 飛揚。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為能彼  
 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禽獸在  
 籠中。亦為自得。其甚貶之之辭也。以其趣舍形諸

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胸次為之梗礙故曰  
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皆儒者  
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  
笏執也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  
柵然言胸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  
束縛然纏繳繩縛也睨睨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  
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楹  
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詆楊墨交臂束其手  
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  
囊袋檻圈也皆所以桎虎者也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二終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三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天道第十三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  
帝道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為主無為為  
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中叙德教  
禮樂仁義分寸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  
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  
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相通本末一致廣  
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  
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  
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出  
寧日月照四時行若晝夜有經雲行而雨施則天

自己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有不從者乎夫脩治具以明治道古今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耳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孰非出於天理之自然而假人以行者由此通於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何不可者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緇經以說成綺問脩身而其容崐然是皆徇人忘天老聃之所為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賓能人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輪扁其所由與狗跡遺心舍本趨末去道遠者異矣學者但究夫聖人之亡而不亡不傳之傳則天地聖人之心自見何以古人糟魄為哉

聖心有  
美之靜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

通 漠 冥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二。自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則是純亦不已。此段主意却

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灰。只讀者不察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言聖人非以靜為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撓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虛靜恬淡寂漠無為。把一靜字演作八字。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俞安樂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



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  
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  
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  
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  
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  
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閒游隱  
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  
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曾不以動靜為一

聖人以  
虛靜為  
天樂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  
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  
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齋

齋 齋音

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  
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  
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歿也物化靜而與陰同  
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  
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  
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  
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  
以畜天下也

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內聖外王四字無為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為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蓋萬物澤萬世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看莊子曰三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為自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把作實話看。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數句。鬼出而見於人則曰崇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鬼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

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帝王德貴無為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落天地言籠落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其巧。

人道有  
序

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為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一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

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

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卽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平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

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序為治者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

連意悟

以畜下也。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形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形名名稱也形與刑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原免其罪減去其官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撻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言為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捨粗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書古書也

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置也迂途也若逾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刑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滾雜爾一曲偏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下所以事上則是臣道

君道貴  
法天地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敖嫚侮若哀憐嘉喜之也。婦人寡婦與孺子對說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免自為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此堯自嘆之辭。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其美者，其好之也。正天下者，無他為，但法天地則可矣。

孔子與老聃論仁義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繇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

大音奉

物一作勿

意音

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傷居  
謁及

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遽止之。以為太謾謾汗漫也。物愷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意也。幾乎危乎也。幾乎後言言近似落後的說話。即今所謂落第二義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胸中便有箇私字。

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及矣。故曰已至矣。二下逃也。逃二下之子。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下也。猶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故歎而言之。意與噫同。歎也。夫子猶吾子也。偈偈勞力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顯及



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知音

類去  
軌反

竟竟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鼠壤有餘而棄。妹言鼠壤之中。乃有食餘之菜。是暴棄天物於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言其積畜有餘。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此即有涯而徇無涯者也。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刺者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為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言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耻過作非。又讎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連着因服字。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

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崖異狀衝然突視狀闐然口呿狀義然堅固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可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密略不藏畜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竟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竟與境同

至人之  
心定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

為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及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累其心楛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楛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及萬物真實之理

極

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  
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  
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者  
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  
也

言不可  
有輪扁  
斲輪之  
喻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  
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  
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  
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

為去  
聲

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  
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  
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  
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  
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  
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  
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  
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魄相通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  
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也。隨  
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  
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  
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其形色  
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  
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  
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  
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輪扁只  
上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其滑也。若澁  
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  
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  
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者。書載古人之言  
耳。其人不可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魄之餽  
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  
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莊子斲來覆  
去。只說一个自然之理。而  
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三終

夫其始也一不自然之豎而  
豈朕國和若蚩而可熹人莫不以熹  
其子亦出意也燕于黼來覈  
其不入不齊順其不可對法何  
對法書道古人之言  
而人莫不實不潔自育公  
也余實也亦潔也實俱其  
也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四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天運第十四

○褚伯秀總論曰本篇以天運地處啟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相梨獲狙裂

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需澤長養而熟成之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歎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聞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歟

造化自然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天行一日一周豈天之自運乎地有四遊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豈有爭馳於其所乎誰為之主張綱維此者又誰為之居然無事而使化育自成者意者有機括藏於中乃爾運轉於外而皆不得自由邪雲者豈為雨而行乎雨者豈為雲而施乎或隆而起或施而止孰為之也又何人放意為此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雲雨者陰陽和氣所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天倚於北則風自北

超超起起

來或東或西有時而上彷彿四表孰為之嘓吸是氣者孰居然無事而鼓舞搖蕩是者問所以然之故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帝王能順自然則治逾自然則亂太古之世惟順此理故以治九州功成而德盛九洛九州也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

陸西星曰承上篇而言重重徵問造化要人求得一个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有滋味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上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與宰入孝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

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以虎狼爲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皆排抑儒家之喻。仁無物不有。雖虎狼亦有仁心。諺云。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大意言仁孝不在名。以名則虎狼亦可爲仁。以實則必相忘於親。乃仁孝之至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

仁則成德之極。孝不待言矣。孝固在至仁之中。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大宰所問。非過孝之言。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未能盡仁。則於孝爲不及。若能盡仁。則過之矣。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大意南行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去卽過也。總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上。曰忘親。親忘我。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與一節高一節。忘親者。孩提生而狎於膝下。知愛能愛。不學不慮。非忘親而何。親忘我者。凡親之不能忘我。皆我有心感之。今也我無心。親亦無心。一團渾化。非親忘我而何。至忘天下。天下忘我。則忘之盡矣。如不識不知。帝力何有於我之意。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藐棄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諱美哉。



太息而言嗟嘆自誇也子玄謂失於江湖乃思濡沫意味絕深遠孝悌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也世人以為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國財國爵之財也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然則至仁在我彼孝悌八者又非所論矣弁與屏通屏去之也淪變也凡可屏去者皆可變滅惟道真常安得而淪之不得而淪安得而屏之哉益八者有為以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郭子玄曰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腑臟居內皮毛處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

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泯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者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弁者除棄之謂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北門城  
問樂三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

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

徐音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姦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

姦音標

崇音歲

### 之俱也。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為此樂所驚駭也。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作也。徽猶琴徽也。行之建之動作聳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配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

終始也死生債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意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院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為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知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虛空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况

汝乎汝惟如此放弛所以怠也儻然無心貌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窕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徒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無言而心說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

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意怠而道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忘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是禪家作用其問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陶周望曰樂是寓言莊生自寫其入道次序耳又曰從事於道者其始必以道為一也而欲守之欲待之所常無窮一不可待故焦然而憂懼也已乃知道之無不在雖無不在而未始不一也以物為量隨處充滿以為變化而實齊一而又又不主故常豈可以知慮逐者哉故望岫而息心矣

師金惜孔子之窮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

成威音

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

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

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

數音朔

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

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

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

核

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贈書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此一種人。芻狗結艸為狗祭天解厭之物。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篋也。衍筭也。蘇取艸也。眯司馬云厭也。疏作魘。夢中恠也。一說眯目之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

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桔槔、耨、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粗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皇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粗果屬似梨而酸，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後狙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周公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也。贖、屨、額也。贖必西施而後可行，古道必古人而後可也。按六喻一芻狗喻其迷眩，二舟車喻其違時，三桔槔喻不知物之用，四梨柚喻不知物之體，五後狙喻不知人，六西施喻不自知。總謂古道不可行於今也。

實求之自然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

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思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

虛音墟

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爾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卽是發道不可傳意。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此言教人者。我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出言。以告汝矣。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耳。故但以聖人爲隱。聖人實不隱也。道不可傳。無他。故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



也。遽廬艸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覲見也。纔有聲迹可見。則禍患所由生。故曰。覲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聊且也。言隨時而不看相也。不貸者。猶言不捐也。以與人也。易養易足也。無出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實之理也。是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然。是采真之遊。豈殉外者之所能與。富貴親權。卽是貪夫。狗財烈士。狗名考者。死衆之意。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戀。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闕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

仁義書  
忘

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天門猶言靈府。自老子天門開闢。語來卽所謂衆妙之門是也。弗開塞也。故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度數陰陽。又何求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

聃音

觀去聲

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

响音

老聃歸三日不譚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

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

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

嚼音

規老聃哉

此是譏侮聖人處階膚昧目遍說逆心之驗也昔  
卽夕也左傳居則備一昔之衛之昔憊然毒之狀  
言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  
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總執也  
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  
而立又何待教之乎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

號召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必不  
可得也郭子玄云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  
鼓而求逃者無由得是也建鼓所建之大鼓傑然  
自高貌鵠之白鳥之黑自然不待浴之黔之  
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  
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  
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  
喻也魚之响濡其潤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  
於水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  
忘矣子玄云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是也規諫也  
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以比  
老子龍在天地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  
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  
自樂也嚼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規正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用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老聃駁  
三皇五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余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殺所成天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待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隆四時之施。其知替於厲蠱

種竟

知音 替音 厲音

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人亦指老子以孔子之聲見老聃自稱孔子門人而脩謁也。倨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傲物意。應徵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蚤也。始蚤也。誰誰何也。未至於孩提而蚤能問人為誰矣。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許也。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特其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者。言天下自相駭異。皆由

楊墨之徒。此是彼非。橫議交作。其作始尚有倫叙。而今之敝也。婦人女子至愚之人。亦皆喜亂。他又何言哉。謂其不容說也。口義謂以女為婦。大謬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此意。三皇之知。亦拂此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株了。屢蠶蜂類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憐毒也。蹙蹙然不安貌。

六經皆陳迹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

外篇天運

十六

孰音 好音 說音 說音

萬劫 邁反

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鶡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

### 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禮記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各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鈞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魄之喻也。夫白鶡一段引物類為喻，天子有以神相感者，如白鶡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自化，不運不交也。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蟲，便有生物之義。故蟲雄鳴上，風雌應于風，而亦化。司馬云：蟲雄者，龜類雌者，鼈類。類自為雌雄。郭子玄云：鶡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類似泛指山海經曰：豈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

皆自牝牡也則類似實有物名矣然與故風化故  
字不照應還郭註是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  
可遠也烏鵲孺孺交尾也魚傳沫相濡以沫而生  
子也細要蜂也卽螺贏之負螟蛉祝使化而似已  
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  
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自然而然者不與化爲  
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爲一也此章  
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學者所學皆  
有爲之爲而非無爲之爲無爲之爲則與造化同  
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  
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  
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按此言以迹于人宜乎不  
遇不若感之以無迹也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四終

